

剑仙水影

② 玉玲珑

JIANXIAN
SHUIYING

海之翼

/ 著

HAI ZHIYI
WORKS

前尘尽，归路长
一段前尘往事
一段剑仙情缘

人道神仙无烦恼
哪抵红尘有滋味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BEIYUE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劍
仙
水
影

JIANXIAN
SHUIYING

海之翼◎著

② 玉玲瓏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剑仙水影. 2, 玉玲珑 / 海之翼著. — 太原: 北岳
文艺出版社, 2016.6
ISBN 978-7-5378-4690-5

I. ①剑… II. ①海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048013号

书名:

剑仙水影. 2, 玉玲珑

著者: 海之翼

策划: 诚客优品

责任编辑: 赵 勤

印装监制: 冯宏霞

出版发行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

邮编: 030012

电话: 0351-5628696 (太原发行部) 0351-5628688 (总编办)

传真: 0351-5628680

网址: <http://www.bywy.com> E-mail: bywycbs@163.com

经销商: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: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

开本: 670mm × 970mm 1/16 字数: 238千字

印张: 16 版次: 2016年6月第1版 印次: 2016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378-4690-5

定价: 32.80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


楔子 \ 001

上卷·失忘篇

序章 \ 007

第一章 月暗映剑寒 \ 014

第二章 流星翻惊云 \ 040

第三章 云深山渺渺 \ 075

下卷·试炼篇

第四章 雪魔焱消融 \ 111

第五章 墨翼化劫灰 \ 149

第六章 泪凝丝忆境 \ 186

第七章 山夜谈玲珑 \ 216

终章 前尘尽 归路长 \ 239

楔子



夜渐深了，一弯眉月斜挂在中天，弥散淡淡清晕。草庐里一灯如豆，茶香袅袅，俩人依桌而坐，端着茶盏浅酌。

“喂，你这个人，这茶可是最上等的‘雨前’，我自己都不舍得喝，为了要听好故事才拿出来的，你已经喝了三盏，一句话也没说，好意思啊你！”眉儿见他的茶盏又空了，正要伸手去拿紫砂壶，忙一把按住，瞪着眼睛叫起来。

“急什么！说好了十二种名茶换十二个故事。我几时白喝过你的茶，几时讲的故事不配喝你的茶？”叶天微笑着拨开她的手，又斟一杯清碧淡香的茶，慢慢饮尽，满意地放下绿玉盏，“好了，现在可以讲故事了。你还记得剑仙水影的故事吗？”

“记得呀！那是你喝‘云螺’时讲的故事嘛。”眉儿说着，又瞪了他一眼。川中名茶云螺，产在高绝险绝、如在云中的曦照峰上，是皇上都喝不到的茶中极品。自己也只因机缘巧合才得了小小一竹筒，珍藏三年才品过一泡，却被眼前这个茶痴喝得一片茶叶都不剩了。可是他用来交换的那个故事实在精彩，现在回味起来，感动犹新。

“那个叫水影的女子本是昆山剑仙，因为想要一柄属于自己的仙剑，在一次剑仙与蚩尤族的战乱中，她竟偷了一个死去的蚩尤少年的魂魄去炼剑。蚩尤族和剑仙是势不两立的仇敌，这剑本来是万万炼不成

的，可是水影太执着了，真像俗语说的‘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’，那个蚩尤少年流火，居然被她感动了，心甘情愿成为她的剑。但水影如此逆天而行，也受到了天界的严惩，必须离开昆山，去人间经历七重宣闾之劫，那可是些非常可怕而危险的劫难，以她的法力修为，可真是九死一生，凶多吉少。”

“哦。”叶天挑了挑灯芯，草庐里登时亮了许多，“这是一年前讲的故事了，你还记得如此清楚，看来是很喜欢了。”

“嗯，那个故事我特别喜欢。其实有些情节已经淡了，但那几个人物却越来越鲜明，水影、坤灵、孔雀明王……”眉儿托着下颌，望着灯影出神，幽幽道，“像坤灵那样的男子，也许只能活在故事里，这世上是寻不到的。他喜欢水影那么久，久得沧海桑田，给了她他所能付出的一切，却只盼能守在她身边吹箫，而她，哪一天能懂得箫音中的深情呀！”

“是啊。七重宣闾之劫，如果不是带着坤灵的承诺和牵盼，水影又如何闯得过？即使如此，最后的‘双心劫’她仍然无力破解。那是两个梦境结成的劫，一场噩梦接着一场美梦，她醒不了，看不破。若不是坤灵舍命点破迷津，唤醒了她，她就会困死在自己的梦里。”

“岂止是舍命而已，他所有的一切，统统都为她舍去，甚至连对仙家来说最宝贵的元神，也在最后的时刻给了水影，他救她出劫难，自己却拼得魂飞魄散，万劫不复。”眉儿叹了口气，望着半杯残茶出神，忽然抬头面对叶天，“你说，坤灵他就真的从未后悔过吗？”

“这个傻丫头，可真是痴了。莫忘了那只是个故事。你刚才不也说了，像坤灵那样的男子，只能活在故事里。而他若是懂得后悔退步，让我的故事如何继续呢。”叶天笑着摇头，“再说，水影为他封剑惊云瀑，放弃上界仙品而重入轮回，也可说是不曾负他如此深情了。”

眉儿悠悠的眼神一亮：“照你这样说，世间轮回，人海茫茫，水影和坤灵还是有相见之期的了？”

“呵，”叶天笑得很是狡猾，“那就是后话了。世上哪有免费听的故

事呢。现在天色已晚，我这就告辞了。”

“喂，别走啊，谁说让你免费讲故事了。”明知是上了当，眉儿还是被吊起了胃口，急急地拿起茶壶给对面的“狐狸”满斟了一杯。“快点讲他们后来的事，这一筒‘雨前’都是你的。”

上卷·失忘篇



剑光撕裂了风，划亮了眼，
冥冥中谁在安排，让他们注定相遇……

序章



弘源七年四月十三，子夜，暴雨倾盆，雷电交加，雨点噼里啪啦地打在屋檐和窗棂上，嘈杂而急促，这样的天气是适合入梦的，整座城都在雨声里沉睡，墨染的夜，只有一处房舍点着灯，亮得有些突兀。

书房里，门窗大开着，风雨肆无忌惮地扑进来，翻卷着桌上凌乱的书，灯火明明暗暗地闪烁，几次差点熄灭。闻漠宇也不盖上玻璃罩，也不关门闭窗，只顾在房里来回地踱步，脸色阴郁，烦躁不安。

夜更深，雨也愈大，汹涌如瓢泼，闪电一道道划下来，伴着声声震人心魄的炸雷，似银蛇狂舞，刹那间照亮了天地。一个人正撑着油纸伞，踩着没过脚踝的积水跑向书房，脚刚踏进门槛，就被闻漠宇一把抓住，一迭声地催问着：“怎么样了？夫人怎么样了？”

“夫人她，她还是生不出来……”来报信的丫鬟又痛又怕，扔下伞，用力从他青筋暴起的手里抽出胳膊，往后退了一步，怯生生瞟着主人的脸色，“那几个产婆已经没法子了，她们要走，还说夫人已经……”

“别听她们胡说！”闻漠宇暴怒断喝着，就要出去，丫鬟忙冲过来挡在门口，苦苦哀求，“老爷，您不能去，您忘了产婆说过的，夫人现在决不能受到男子气息的冲撞，不然就更危险了。”

“一派胡言！”闻漠宇口中骂着，还是悻悻然后退，吩咐道，“让她

们快滚。告诉逢管家，再去请人来，一定要让夫人和孩子平安无事！”

丫鬟瞟了眼外面漫天彻地的大雨，心想，老爷可是急疯了，这么大的雨，上哪儿去请人？再说也不会有大夫或产婆愿意出诊一位已经垂死的产妇，即使出再多的钱，也没人敢担此风险。

她想着，却不敢说什么，屈膝应了声“是”，拾起伞，急急地逃出门去。

丫鬟走了，剩下闻漠宇仍然似困兽般在房里徘徊，腿已走得僵硬麻木，恐惧和焦虑却有增无减。

闻家几代以来，人口都不甚兴旺，闻漠宇十七岁上娶妻，几十年里一直无嗣，休说男丁，连女儿也无一个。转眼过了知天命的年纪，同僚们皆是含饴弄孙，尽享天伦，自己须发斑白，膝下荒凉。索性辞官告老，举家离京回归原籍，免得在人前丢脸。

谁曾想到，还乡后侧室素云居然有了身孕，当前来诊脉的医生微笑着抱拳恭喜时，闻家上上下下几乎沸腾了。闻漠宇更是欣喜若狂，原本不信神佛的他，在家里最大的厅堂中布置了佛龕，早晚三炷香，毕恭毕敬，比在朝上参拜帝王还要虔诚肃穆。

十月怀胎，一朝分娩，这个闻家早盼晚盼的日子竟是一场灾难，素云腹中的胎儿怎么也不肯降生在这世上，轩辕县最好的产婆几乎都集中在了闻家，煎熬了一整日，什么办法都用了，只是徒然。产婆们技穷，便到处挑毛病，说一定有什么冲撞了送子娘娘，找来找去，发现闻漠宇正守在产室门外，便把这责任落在他身上，他只好离开，躲在远离产室的书房里，可情况也未有丝毫好转。黄昏时天气突变，下起了暴雨，彻夜不停，更让惶惶的人心凄苦担忧。

二

“这么荒唐的主意亏你想得出来，我可不会陪你荒唐，你死了心吧！”“你我相交几百载光阴，我可曾求过你什么？！今日才张了口，你就拿腔作势的，这个忙，你果然不肯帮？”

阴沉沉的大殿，桌上点了盏幽幽的灯，一个穿灰袍的中年人倚桌而坐，脸色郁郁的，盯着旁边一袭蓝衫、白发苍然的老者，极是为难的样

子，“我不是不肯，是不能，这事若让上方知道了……”

老者不屑地瞟他一眼，“你别拿上方来压我，我自是仔细思量过的，不然为何找你。这李代桃僵之计可谓天衣无缝，那闻漠宇命中该有一子，婴儿胎死腹中实属意外，反正你还要再送魂灵去他家转生，不如帮我这个忙，又成全了人家的父母之情，让丧事变喜事，还省得你再耗神劳力，一举三得，何乐不为？”

“呵，”灰袍人低声冷笑，“你何时学得如此会说话？倒像是为了我好，我可领你这情。别说上方知道了罪责不小，就是真的能瞒天过海，也不合规矩。只有魂灵才能投生转世，”他看了眼桌上一个乌金色的锦盒，立刻转过头去，似是有些恐惧，“你想让这个下世为人，还没有先例呢。”

“既然没有先例，这次就是先例也未尝不可，何必拘泥。”老者不以为然，随即正色道，“就是上方降罪，自有我一身承担，绝不会拖累你！”

对方无言，思量许久后，还是决然摇头。老者脸色一凛，拿起锦盒放入怀中，叹息着，“罢了，方才那些话，算是白说。”看他转身就走，灰袍人也有不忍，刚想再说两句解释的话，“哐啷”一声，沉重的殿门已被锁上，方才似要出门的人却仍在殿里，倚着门，冷冷看他。

“你要怎样？”灰袍人又惊又怒，几步抢到他面前，嘶声质问。

老者毫不在意：“我要怎样你难道不知？你若不答应帮我的忙，就休想出这个门。我有的是工夫在这儿耗着，你的时间可是很宝贵啊，每个时辰都有上千亡灵要去世间转生，要是拖上一天，得有多少魂灵滞留在此，这罪责，你可担得起？”

“你……闪开！”灰袍人怒极，再顾不得什么，暴喝着，当胸一掌劈来。

“真的动手吗？”老者笑问，身形不动，只有宽大的衣袖微微一颤，凛凛的寒意袭来，灰袍人急退，但无论他怎样闪避，一点寒光始终在喉间方寸闪动，虽然没有刺进血肉，无形的锋芒已让他疼痛难当。

“你……停下，有话好说……”灰袍人左支右绌，好不容易才喘过口气，颤声说道。

“终于肯应了吗？”老者左手轻扬，锦盒在空中滑过一道半圆的弧抛向他，“你我至交，何必弄到如此地步。”

灰袍人无法，只好伸手接下，抚着仍在作痛的喉咙，恨恨地咬牙大骂：“你这老儿，这样胁迫于我，还好意思说是至交，真是不要脸！罢了，以后再莫让我看见你……”

“不见就不见吧，”老者开门扬长而去，大笑在空旷的长廊里激起落寞回声，“我毕生修道，七情六欲皆已抛下，一张脸皮值什么，要与不要，又有何妨！”

黎明将近，雨也将停了，黑暗还是沉沉地压着，闻家那几盏灯火，幽幽得让人心寒。产房里的女子枯槁惨白，气若游丝，披散纠结的乱发浸在冷汗里，剧痛之下，却连一丝微弱的呻吟也无力发出，而孩子尚在腹中，看来两条性命都已难保了。

“王阿婆，你们再想想办法，就算孩子保不住，好歹救夫人一命。”闻家人围着几个产婆，声泪俱下地哀求。

“我们是真没辙了，要是还有啥办法，哪能这么眼睁睁看着你们夫人受苦呢……”老妇人为难得抬不起头来，“夫人一天一夜也生不下来，娃娃肯定已经死在她肚里了，这是索命鬼哦，还没出世就要了娘的命……”

“住口！”一声震耳的怒吼吓众人一跳，齐齐回头，看见门口的闻漠宇，衣服湿淋淋的，在滴水，眼里却像要冒出火来。他一步踏进来，平日斯文庄重的面孔扭曲着，布满痛苦的狰狞，狠狠地挥手，指向房里所有无计可施的人：“都给我滚，快滚！”

三

“就是这家了。”闻家宅院上方的天幕上，不知何时笼上一层蒙蒙的灰暗云朵，低哑的语声就在上面。方才还在下的雨，竟然停了，东方的天际泛起若隐若现的鱼肚白，太阳就要出来了。

“卓老儿，你也难得固执一回，我就成全了你的苦心。”云上的声音无奈地笑着说，话音未落，就被巨响淹没。一声惊雷就在屋脊上炸响，振聋发聩，闻家所有的人俱是一怔，可是他们不知道，那幕奇景也只有一个恰巧从附近路过的人看到了，一道闪电悬在屋顶上，是淡淡的青色，像是要和渐渐亮起来的天融在一起，也只是一瞥的工夫，便突地往下一沉，

不见了，似乎是穿透屋顶进了房里。

产室里，几个老妇人正战兢兢准备出门，床上垂死的女人突然剧烈地战栗，震得身下的床咯吱吱乱响，她猛地转过头，大睁的眼睛空旷得像黑洞，一只苍白的手笔直地伸出，喉间发出一些含糊的声音，似乎在说话。

“素云，你怎么了？”闻漠宇大惊，正要过去，一个经验丰富的产婆反应甚快，一把拉住他，往门外推去。“孩子可能要出来了，您去外面等。”

几盏茶的工夫过去，终于，响亮的婴啼传出，打碎了雨后晨曦的清冷寂静，闻漠宇胸中大石落地，心花怒放。

产婆出来时满面堆笑，欢喜得像捡了黄金，一迭声地嚷着：“恭喜闻老爷添了个公子，夫人也无大碍，好好调养些日子就好。小少爷那眉眼可漂亮了，必是有大造化的，日后状元及第，光耀门楣……”

她还在长篇大套地说着，听众却不见了，闻漠宇已经冲进房里，小心翼翼从丫鬟怀里抱过红缎小被的襁褓，婴儿真像产婆说的那般眉清目秀，不哭不闹，眼神澄澈晶亮，黝黑如墨的瞳仁里，有异样的光彩流转，竟让做父亲的都不敢逼视。

闻漠宇一时恍惚，转头问身边的人：“不是皆说，婴儿在出生三天后才能睁眼的吗？如何……”

“是啊，”一个快嘴丫鬟抢着道，“可是小少爷一出世眼睛就睁开了，还特别有神，几个产婆都说，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孩子，大概不是凡人，以后是能中状元的。”

闻漠宇看着怀中的婴儿，这个娇小稚嫩的生命，谁也不能断言日后的前景，但不论如何，这是他的儿子，是他的骨肉。他盼了几十年，终于老来得子，激动的心情无法自抑，竟落下泪来，两颗温热的泪珠滴在孩子面上，婴儿似是很惊讶，向着面前这张慈祥疼爱的脸，咧开小嘴一笑。

“他笑了！”闻漠宇且惊且喜，紧步上前，把襁褓送到素云床边，“夫人，你看，他竟然会笑呢！”

“你轻声些，莫吓坏了他。”素云勉强从枕上撑起身子，嗔怪着他，苍白的指尖轻抚婴儿的小脸，拭去那未干的泪痕，轻笑道，“老爷，给孩

子取个名儿吧。”

“可不是，若非夫人提醒，几乎忘记了。”闻漠宇捋须沉吟着，半晌没有言语。他是进士出身，极有文采的，平日里和朋友同僚把酒临风，吟诗作赋，常常是信手拈来，语惊四座。今天给儿子取名却好生为难，左不是右不好，似乎是满腔澎湃的喜意冲淡了才思，又或是所有能想到的名字，都配不上他的珍宝。

丫鬟们偷眼瞅着他的窘相，抿着嘴儿，互相拉扯着溜出去，到门外才叽叽喳喳笑成了一片。

“老爷，您快出来看呀！”正冥思苦想着，外面的丫头们忽然七嘴八舌地叫起来，异常兴奋地催促，“您快来看，真是奇景呢……”

“什么奇景？”思绪被打断了，他无奈地叹了口气，出了屋子，一众女子正仰望着天，指指点点，惊异地赞叹着。他也好奇地抬头望上去，视线就凝固了。

那是一抹淡青的虹，半弯如上弦的月，斜斜地悬在天际，光晕朦胧。那样淡静的美，竟是绝丽的。

风雨后的彩虹本是常见之景，可是这淡青的虹，应该只在梦里吧。仰望的人皆是如醉如痴，生怕一眨眼就会错过，可是太阳慢慢升起，照得虹光渐渐淡薄，终于消失了。

“唉，没有了。那么美的彩虹，可能这一辈子再不会看到了……”使女们抚着酸痛的颈，伤感叹息，回头却见闻漠宇仍是呆呆仰望着，竟似僵住了。

“老爷，老爷您怎么了？”几个人慌忙推着，唤着。闻漠宇方才回过神，垂着头喃喃低语，“天兆祥瑞，青虹，闻青虹，这是天赐予的名字啊……”

“青虹，呵，真是个匹配的名字，也不枉来世间这一场。”远远的云端上，皓发银须的老者点头微笑，欣慰释然，亦有淡淡感怀，“水影，你是我最疼爱的弟子，为师不负你之所托，算是对你我师徒之情做个了断……”

突兀的，有人幽幽然接口，语声讥诮冰冷，就在他耳边，“卓方成，你如此煞费苦心，真的以为这番安排，能瞒天过海吗？”